

# 大同日報

TA TUNG JIH PAO  
HANKOW

號十六第刊復

者行發

司公限有份股報日同大  
號五第字郵資部政內設記登新  
元百壹幣國幣。張大一版出天今

社址：漢口江漢路一七二號  
電話：八八〇號  
掛號：八三三號

## 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公告

國民大會定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召開各地代表應自十一月二十二日起陸續赴京（即新街口）國民大會代表報到處報到並領取代表證及代表行李牌等件。凡各代表在報到時應將代表證及行李牌分別裝入信封內，由本會派員檢閱。如不經檢閱而直接寄交代表處者，概不負責。此布。

## 國民大會過漢代表注意

均裕銀號  
本號於民國二十四年創立經呈奉 財政部批准復業  
經營：存款、放款、匯兌、貼現、代理、收解、一切業務  
地址：中山路二七三號  
電話：二七三號

## 蘇尚文律師事務所

大江法律事務所  
律師李樹棠  
登記土地事件  
地址：漢口漢陽里三號

## 冠生園食品公司

正式廣東臘味上市  
臘肉、臘腸、鴨肝、金銀肉  
地址：武昌胡林路



價巧 味好  
康克令  
吸愛大屋超味煙

請吸 康克令香煙  
煙味芬芳 品質優良  
代理：源成公司  
地址：漢口漢陽里三號

### 社論 談基層政治

近一月來，武漢各報，曾就基層政治之重要，而論述頗多，咸謂亟待迎頭趕上之政，即從基層政治之改革，而見之。此固非過譽也。蓋政治之進步，實賴於基層之鞏固。若基層不固，則上層之政，亦必搖搖欲墜。故欲求政治之進步，必先求基層之鞏固。而基層之鞏固，又賴於基層政治之改革。此固為一般人所共知者也。然基層政治之改革，應如何進行，則非一般人所共知者也。茲就基層政治之改革，而論之。

一、基層政治之重要性。基層政治為政治之基礎，若基礎不固，則大廈將傾。故欲求政治之進步，必先求基層之鞏固。而基層之鞏固，又賴於基層政治之改革。此固為一般人所共知者也。然基層政治之改革，應如何進行，則非一般人所共知者也。茲就基層政治之改革，而論之。

二、基層政治之現狀。目前之基層政治，多屬封建專制，民無參政之權。此固為一般人所共知者也。然基層政治之改革，應如何進行，則非一般人所共知者也。茲就基層政治之改革，而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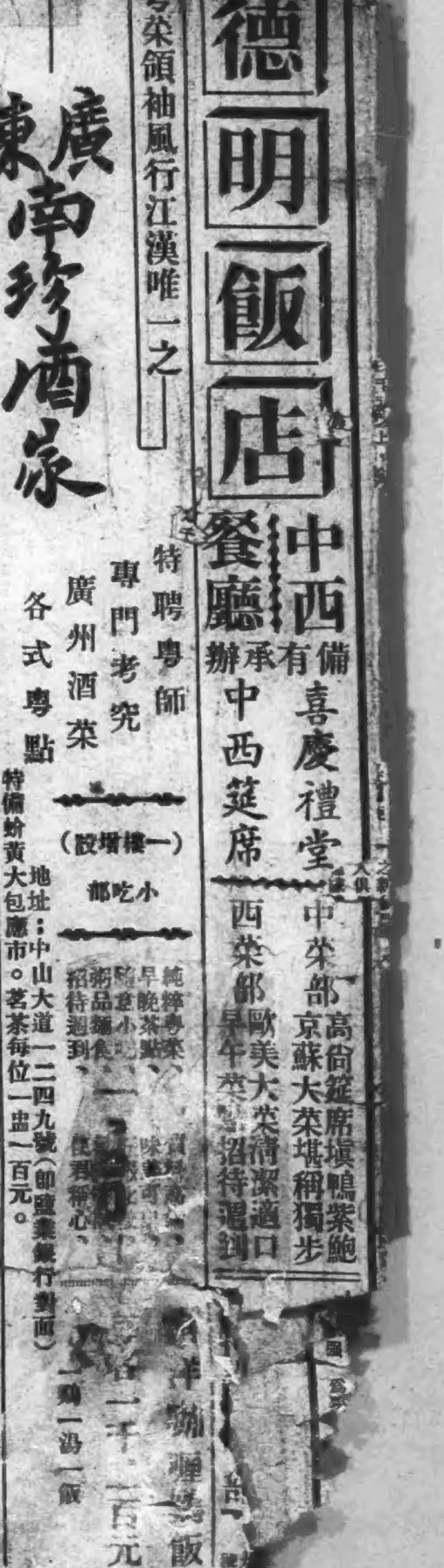
三、基層政治之改革。應如何進行，則非一般人所共知者也。茲就基層政治之改革，而論之。



RAMESES  
藍吉士  
總代理：源成公司  
地址：漢口漢陽里三號



平陽紙廠  
地址：漢口漢陽里三號



德明飯店  
地址：漢口漢陽里三號











## 汪

還是沒別的事。他感性的時候，神遊夢中的堤防，那有讓它儘情地流去，洩去。

「二十七年前，敵人來了。來得那麼急，那麼凶，那麼地令我們可怖。你一定覺得那時你什麼也不該做——同一窩雞，但什麼不該做？我家庭的情形，比六十歲的老人還老，高比六個多妻的丈夫，而且倍有三個小孩……其實，這些事足以逃避我做『順民』的罪名，而主要的是我們將沒有可以供給逃走的方法。」

你，你想，這是一個怎樣亂的時候，搭乘交通工具，比登天還難，而我必須靠一年過期的娘，嬌弱的妻和三個平時就累得人頭暈的小兒：

「我能丟掉他們嗎？他們都是良善的人，我能為每個人的安全，就不顧他們的？」

這是誰知道？一團解不開的線，我怎麼能放鬆？我父親的主張是次的『暴動』，是我的親生父心？」

我，我的腿子在校長報告我，結果無損於我分毫，因此他就像個成年的僕役了我。他說：在那時誰在乎他？一個像蘇聯軍隊的東西，那把槍放在心眼裏。」

「但後來當敵人攻佔了縣城，他便參加在『維持會』裏當一名名狗，不上一個月，他以『大方的、好人的良心』侍奉而升為縣政府的宣傳長。牠們的規矩短槍，我恨不得帶到他的肉內，如果說我是來自野狗，那肉們便是從來自己同類的」手去喂野狗的黑色心腸，多少無辜的同胞死在他們的手裏，我們以自己同胞的血肉，奉獻給敵人，以獲得他們的歡心，以滿足自己的厭惡。」

分毫？我到裏面去和胡先生有要緊的話說，則輕易易易人間連走了。」我終身與他地拉進了房間，他用手輕拍我的膝上關上，說出親切的話來，拉我坐在他的身邊：

「老胡！你才是這世界上最寶貴來度日子的嗎？」

怎麼？寶貴就不能怕死嗎？日子嗎？我不介意脫離死亡的日子嗎？」雖然苦一點，在這『年頭』誰都在吃苦，我乾點苦又算得了什麼呢？」

「別復仇！老兄！你不是僅有令堂大人和小寶貝幾人賦有個是個小買賣店。確實苦，那怎麼能夠維持你的生活呢？」

「夠了！」我說着牙疼，坐下，顯然我們時常飽受痛苦，但我為什麼要受苦呢？這離開了脏的傢伙。

競 雄

「夠了！够了！哈！」他那麼大聲地哭了。不要太折騰自己吧！唉，這事真是斷不得什麼的現在是惠東的天下你卻得利用天下好我們又何必不樂得利用一下呢？」這又有什麼關係！人活著就是爲了有什麼享受，不當黨奸，你沒有飯吃，又有誰來同情你呢？況且，到那時還有自己的家，到那時還有一家人，見錢一反正，什麼都不管了。」……現在怎樣？」我告訴他：『他慢慢地睡了。』

「那他那雙三角眼兒也照舊放得很低。」老黃兄在想臉上的皺紋；前天，在惠東的川田去找我，問有否適當的人來求辦這事，我想，在這亂戰時期，除了睡覺，尚有誰能幹得了呢？不是說我們太認真罷，雖然我們過去去過幾次，但那些名流們來讓你們痛哭，讓全國同胞哭嗎？」……三天過去了。

在這三天中，我一睡就不敢將金露丹的消息告訴徐振揚，因爲一頓的消息告訴他和反對者，但我沒有了什麼話對他們，對我不但沒有半點安慰，相反地，她們會給徐振揚上許多麻煩。但我自己是有了自己的打算，高麗亞來了，我就要必死的決心和反抗，到我時，我將不服她的毒藥和我們的妻兒們了我不能服他們的有這麼一個爭氣的漢好兒子，萬好天字，和好漢姓爸爸一樣，只覺得着有點不安，他總不會丟下給我下來吧！」

「那天下午，當我們吃着晚飯時，我的女人正告訴我許說明天又沒有下雨樣子了。」

「我懷疑她說了話，難道福祿的雲兒脫出了籠子，看到怎樣的景象。」

「就這麼因執嗎？」老胡嘆道：也許你醉醉了酒，喝！」朋友，他是清醒過來多步考慮吧。」

「嘩啦了！誰嚇醒了？只有你才給鬼子的毒酒灌死了我的心。我媽！我們將要很死，他的清涼，我不能你們這些狐羣狗彘們去。」

「呼！寒風狂暴！」他無聲地吐冷氣，連冷聲叫：『姓豬的！刺透了我的心！』丟下感情不講，那可——

「那！那可怎麼樣？」

「怎麼樣？你想怎麼？」

「我怎麼？！你想怎麼？」

「我已經發覺被探縱到了，我是，我被捕來到關在這裏，我已受過幾處拷打，我已被皮鞭，我都快受不了。」

「水，敵人我不留我的證據，準備讓我請出來的，陳知非與升蘭一口咬定說我確是叛徒，一定要在我口中探問同志們的消信息來！」

「他從底處告訴你我的經過，使間我。」

「你啊！誰說金露丹交出你去辦學科的事，就是不聽，借用了那一頓，就是不對，還有我捉來的嗎？」

「唔！我無力地點了點頭，心裏想：金露丹！金露丹，我愛風雪，金露丹呀！金露丹，我看你這人而獸心的樣子，將得到一個怎樣的下場。」

「巴得牙疼！嘴痛的死死

[illegible][illegible]

全國各處均有代售  
 宏興藥房出品  
 漢江行  
 地址：漢口保聯路三里九號  
 鴻鵠菜  
 擅驅腸蟲